

宣講拾遺

卷六終



宣講拾遺卷六

目錄

第六訓勿依非爲

衍說一段

旁引古今證鑿數案

善惡異報

勸盜歸正

改道呈祥

雙善礪記

謀財顯報

陰謀遭譴

悔過愈疾

償討分明

代友完婚

毋作非爲

萬歲爺說如何是毋作非爲。這一句話是官長教百姓們最切骨的話。言語一部的律條也。只爲這一句話做的。如何叫作非爲。比一切不善之事。大小都叫做非爲。一部大清律。笞杖流徒絞斬。以至五逆十惡。都是一箇作非爲的樣子。說不盡。數不盡。我今與你們指一箇端的。凡事千錯萬錯。只因心上一念之差。一箇念頭錯起。直錯到那悔不得的田地。你看那枷的杖的。問徒問軍。累死他鄉的。擬絞擬斬。分身法場的。那箇不是心粗膽大。一念差走了路。到犯出來。官府也顧恤不得你。你那時節。欲解救不

得欲改悔不及。只落得垂首喪氣。甘受刑罰。身名污了。家業廢了。父母妻子連累了。子孫世世受辱。不可湔洗了。何苦做這等樣人。其間也有利欲昏心。不知是非。而言爲的。也有識見未定。被人哄誘的。也有杯酒戲弄。惹成大事的。大抵善惡兩端。在慎於發。初一念一念善。則所爲無不是一念惡。則所爲無不非。方纔這等樣人。皆自你自受埋怨。著誰到這箇田地。方纔知悔。不會到這箇田地。那時得怕你們衆人。各將自己心裡回頭。一點看一切。非爲的心。還是有。還是無。憑你瞞得人。瞞得官。瞞不得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昭昭明白。天看見。鬼神看見。古人云。

人問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等說話。字字真切。你若道自己乖巧。能欺官。能騙人。鬼神暗中隨著你走。絲毫隱不得。你不怕官。不怕人。不怕法。難道鬼神也不怕。天也不怕你。不怕天。天決不怕你。你不怕鬼神。鬼神決不饒你。不遭官刑。也要折福。損壽。尅子害孫。縱然生子生孫。也是與你討債的。你看惡人子孫覆敗。人人暢快。以爲有天理。那箇可憐他。終久是害了自己。你等閑守無事時。夜半睡醒時。念頭初起時。仔細思量。但有一點非爲的心。你自家打點不過。難對人說的。或可與妻子說。不可使他人聞的。或可與腹心人聞。不可與天地鬼神告。

的作急回頭痛自省改。這便是做好人行好事的根基。古人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又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又云。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替你千思萬想。只是守著一箇勤儉。百事小心。富貴長久可保。貧賤逐時可度。欺心壞法的一毫斷不可做。牢記牢記。

善惡異報

善與陰德不同、過與惡更相異也。夫善出乎心、爲之而人必曉、陰德發於性、施之而若不自知、過失於無意、時有改悔、惡作於有心、終無自愧矣。善有大小、惡有輕重、更有面善心惡、亦有面惡心善者。上天果報、只在存心。降祥降殃、絲毫不爽。今講者湖南長德府有一大盜名孫浩然、妻錢氏生一子、乳名小狼、其盜身大力強、真有越山跳澗之能、夜行八百山河、莫能阻隔。外號呼爲千里豹。一日盜一寡婦得財物甚多、次夜又過此地、聽其婦怨哭甚慘、悚動於心、反身而回、取原物復還。自此存心不偷。

者有三送老衣衾不偷嫁娶粧奩不偷鰥寡孤獨不偷更不犯
淫孽常作盜富濟貧又且孝行鄰人皆知他爲盜近處從無被
竊者一夕浩然外至鄰邦縣偷來官寶四元路過一小村後忽
聽哭聲甚慘遂停步細聽哭曰宣哭一聲不肖子心腸太很好
不該貪貿易不顧雙親臨行時父與母囑咐要緊竟去够十二
年杳無信音尔的父憂欠兒早把命損撇下俺婆與媳老少二
人。是年間遭荒境極其苦困賢孝媳自賣已顧養老身媳哭日
哭一聲老婆婆泪淋且禁爲媳的有囑言謹記在心得此錢務
須要主意拿穩莫負了爲媳的一片苦心雖自賣失節操斷平

不肯。不過是誰人錢，供養老親。若一日你的兒，貿易歸郡，須命

他，把兒屍搬回寒門。婆曰 依此說到彼家，必是自盡。媳曰 不過

是爲婆婆，微盡孝心。婆曰 寧餓死，也不肯把兒命損。媳曰 若不

然，已使人幾串錢文。婆曰 我今年近六旬，活着做甚。就要撞死

千里豹，惻隱動。上前叩門。講 孫浩然在房後聽此光景，只怕老

媽媽撞死，不顧前後，急叩門，啐叫。婆媳聽之，料是娶人的來了。

越是慟哭，浩然說不必啼哭。你兒的家信到了，老媽聽之，半信

半疑，只得收泪開門。浩然進房曰：你兒在某處貿易，大發。遇我

順便帶來官寶四元，還囑尊嫂好生事親。遂取出銀子，交與媽

媽曰、我事甚急、不能深敘、我卽去也、婆媳苦留不住、迫不及問、姓名浩然、遂往婆媳、旣得此銀、何慮困苦之患、同里有一監生、姓趙、名華光、妻余氏、因四十無子、善行自許、茹素看經、到處宣講、逢人勸化、凡善事喜爲倡首、又排難解紛、處公了私、無不盡心、因鄉鄰皆稱爲趙善人、實行數年、連生二子、長名桐、次名椿、皆聰俊、過人、華光旣得子後、行爲不如從前、一派虛假、巧言隱瞞、調訟唆詞、明勸暗挑、若至興訟、於中貪圖惠賂、酒食時有張誠、李樸、二鄰、邊界都與他相連、欲謀其田、便生心、慫恿二家爭論、地界生事、他在其中、明勸暗挑、先私進張宅、見誠曰、宣我今

晚到貴府並無別意。因張兄太癡愚，不知三思。李鄰家因田界
仗勢欺你，我心中懷不平，故向你提。這一次若護他，不爲緊計。
恐眾鄰奈弱性，都把你欺。因咱們義頗厚，指教相濟。總不若衙
門口見論高低。我本老誠，怎麼與訟。衙門曰：有大半是我拜弟管保你，不
花錢辦理美齊。並非我協乖意，哄恁生事。痛憐你老實人，真乃
負屈若告狀，不須你操心料理。自有我替代你謀用心機，要教
他讓邊界。上府培禮，從今後再無人敢把你欺。講張誠被他一
陣言語挑起，一定告狀。華光又暗進李門，見樸曰：宣到此院，只
爲恁一家爭論在其中。當說合，願盡鄰心。但願恁息爭端，兩相

和順奈張誠他一定要把狀輪念交情我特來與你通信莫教
他當原告先進衙門你急速打主意早把城進覺自己不通達
快去託人我就拜託趙兄非憐你太忠誠吃虧過甚我不肯來
替你操心勞神況田產萬年財最爲要緊爭不過恐久後累你
兒孫若央人寫呈字休往別處縣門右代書舖是我至親轉筆
來我與你寫一書信管保你瀛官司不花錢銀講華光拈筆將
信寫起交與李樸曰非我善心報此不平誰肯替你用謀李樸
躬身謝送華光而回次日二家各自進衙既成詞這家託他走
門路那家央他行賄賂兩家錢已使够了官司自有輪瀛之分

在瀛者面前逞德、非我手段精巧、官司豈能得瀛、可見其中無私、瀛者深感其德、見輸者怨其違言吝財、官司豈能得瀛、我真昏你負屈輸者、也不猜他耍奸、也是謝德、此二家事雖了結、各自累債、都要典賣田園、華光索價而得心自樂、曰、以被錢還賣被土、善於面巧於機謀、比鄉里爭訟者、大半是他挑起、仗他面善嘴巧、更落美名、不知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再說華光二子、成人皆不守分、嫖賭嚼搖無所不爲、其父責教不理、未數年將家產耗散、長子趙桐、逃出爲優、次子趙椿、匪爲盜、更犯淫業、不顧廉耻、鄰有孀婦一女、年方十六、容貌甚美、趙椿起心私

之。但未就便。偏一日其母歸寧未回。晚請鄰母作伴。椿知其故。夜持劊刀。越牆而進。意殺鄰母。任其強姦。趙椿方進院時。幸遇孫浩然出盜。過此聽有叱咤之聲。素知趙椿姦盜。並爲意在替寡提防。遂登牆竊視。見有一人。量是這個劣屠。即越牆走。猶如鷹捉麻雀。挾起復越牆而出。嚇的趙椿骨酥膽落。又不敢叫。直至塾外。審明實情。遂持刀大罵。直罵趙椿狗奸賊。天良喪盡。好不該。起狠心。持刀行淫。此等罪。更比咱爲盜過甚。姦孀婦淫幼女。辱及滿門。若入室姦不從。將人命損。告當官來相驗。連累四鄰。爾只知作非爲。天理不論。上天爺。豈容你姦盜小人。狠一

狠舉劊刀把爾頭斫。

孫大爺饒命

還念其爾的父是個善人。從

今後四鄉中訪查細問再如此要狗命刀下碎身。

請

浩然得知

他父陰惡因看父面方饒趙權叩頭而去自後意欲行淫又恐

浩然訪知漸把此念息下許多華光看二子胡爲家業耗散心

中憂悶一夕夜至子時正是天良發動之際醒來摸心自問我

是有名的善人竟至此境想是我陰謀之報心中發誓永絕惡

念忠義自許或可挽回天心時有鄰家兄弟爭競家產鬪鬧不

堪各自投人興訟其兄素知華光善訟遂投其家拜託華光問

明情由卽讓坐相勸曰

宣

請賢弟且坐下聽我解勸提將起打

官司令人膽寒。衙門口如陷坑。終填不滿。皂與隸似虎狼。張嘴要錢。一告狀不得由。自己打算。審不審和難。和數月延年。耽擱了家務事。不能照管。走門路。搬訟師。步步得錢。若一步花不到。他就賤賤無底子。齷囊氣受够百般。打官司原來爲出氣起見。氣未出。又受氣。難伸屈。冤不過。央說合解和回轉。那差人索勒錢。把你牢連。甚至於累債賬。傾家敗產。縱得瀛傷。昆情便宜。那邊兄弟們有甚麼深仇夙怨。不過是因財物些。須條端勸賢。弟更還看父母情面。傷親情。離手足。豈爲孝賢。總須要學忍讓。心回意轉。不早醒到那時。後悔遲延。講其兄聽之。猛然醒悟。深

慕聖德叩謝而去。其弟也來求指教。訟事華光亦以良言相勸。
曰：宣令兄長已被我良言勸醒。你何不痛念手足之情。財產
是身外物。何足貴重。因此須傷倫常。大理不明。昔伯夷與叔齊
兄友弟敬。尊父命重天倫。兩不相爭。他弟兄餓首陽。同皈仙境。
只爲的一讓字。萬古傳名。那江山不比恁家業。頗重還不肯違
父命。傷了倫情。假當時先祖父從不理政。若不丟這出產。恁有
何爭。恁弟兄相爭鬪。各把氣逞。恁父母無奈何。暗把淚傾。你衰
老令公郎如此逞性。且問你到那時心可安寧。雞鳴時手按眉
心。自細省枕邊言道短長。戒耳勿聽。你若肯聽信我良言勸懲。

何至於失和氣去把訟興講其弟聽之有感與心遂謝懲教之

德而回自此兄弟各存忍讓漸漸和睦華光自此心性復始毫無虧心如此三年次子趙椿忽然二目雙瞽華光心自念阿彌陀佛再不至於闖大禍矣後長子亦回竟安分爲農再說孫浩然之子小狼嬰時性極愚蠢自父存心竟轉聰明送學讀書師與改名小桂過目成誦十七歲入庠連捷科甲依此觀之上天報應果在存心華光始爲真善卽得聰俊二子反心爲惡其子隨轉非爲又省心改過子遂雙瞽不然定遭滅門之禍孫浩然

雖爲盜所爲救急全貞阻淫等事功德無量蠢子卽轉聰明竟毛發籍不然賦盜豈能昌盛奉勸諸公總以存心爲最要

改道呈祥

聖人有言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是說父平日所常行之事者、而子不忍心改也、雖然如父平日好善樂施、謙恭遜讓、如其道、何止三年、當終身無改、是爲大孝、如父平日刻薄墜吝、機謀奸刁、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卽改之、亦不爲不孝、無改亦不足爲孝矣、昔揚州有一大賈、姓周名祥泰、就在州內開設襍貨老店、其人甚有才幹、善於奉承、眞乃是口甜心苦、凡相遇者、無論相識不相識、都是滿口奉承、卽素有志向者、亦被他奉承迷了、至親厚友、也不能討他個公平、生意果然茂盛、置有數萬

之富五十餘歲一子二孫子名德隆素性樸誠孫名永茂永發皆聰俊過人祖深喜之真乃人財興旺此時祥泰凡與人言洋洋自誇吾非公平交易焉能如是乎不意身得噎隔之病飲食難進醫藥罔效自料難久於陽世喚子德隆近前囑曰宣喚兒

來到面前不爲別欸我自覺這病症難以保痊爾不知咱起家

所爲那件我今把始終情細向爾言兒曉得是公平交易纔能發家你在長

十歲識見太淺並不知生意理其申端的凡見人加巧言奉承

一遍哄的他心中喜能多掙錢兒頗會執應客若遇着老誠人庄農

漢發劣貨弄高價只在巧言富豪家加奉承邀他賒欠發貨後

必須把賬目改添。若如此法豈有公平。能設法哄手錢算有才幹。生意人

有幾個公平心田。咱起家更還在神秤一杆。其中空裝水銀。上

下流環若稱入。令其低賣。主心喜若稱出。令其高買。者心歡。德隆

聽之心大不悅。只得隨口應承。這杆秤兒千萬切莫輕看。猶如那活財神。幹國

忠員若常用。足可置家業萬貫。還須要將此法子孫流傳。若存

個公道心。難保家產。切不可信報應。那些妄談。試看我從不講。

積福行善。至於今亦能够人財兼全。講德隆聽父這片囑言。心

大不悅。因父命在旦夕。不好諫証。只得勉強應承。未幾父死。安

葬以後。遂將此秤碎而焚之。改作出入公平。把前賬一概焚化。

心存公平、真乃童叟無欺、貨真價實、未滿三年、二子雙亡、德隆
悲慟至極、心中怪疑、遂設香案、祝曰、宣周德隆、焚清香、北跪中
宮、祝告聲、空虛中、過往神靈、自古道、循環理、絲毫不爽、太上曰、
善惡報如影隨形、父一生虧盡心、反獲吉慶、我改惡復遷善、陷
於禍坑、爲甚麼、兩個子相繼斃命、其中理、道教我、心中不明、爲
惡昌爲善滅、天理何整、都仿此、誰還敢、心存公平、願上天來鑒
察、這欵情境、無靈顯、要把我、生生疑瘋、講德隆祝告一陣、心終
憂疑不定、是夕夢入冥府、冥王向德隆說、汝父不存公平、雖然
獲利、因他前生大孝、纔賜他福壽兼全、卽公平交易、亦至如此、

駿發但他起心不良私造水銀神秤欺陷平民只知機謀奸巧不知秤之來由世間之秤上天有星辰所照乃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其計十三加福祿壽三星始成一斤十六兩之數短一兩削福短二兩削祿短三兩折壽汝父常用十二三兩福祿壽是他自己削盡因得噎隔絕食而死地獄之苦焉能苟免十餘年前先遭破耗二星爲汝之嗣破汝家業耗汝貨財更敗汝門風以示其報因汝改惡從善上天見喜纔收回二星免其玷辱汝心莫憂疑務須勉力爲善勿生怨尤自有賢嗣復生也德隆說地獄何在余能見否冥王說欲見不難遂命鬼使引他去看

德隆隨鬼使正往前行忽見一座城池門上書地獄總關只聽裏邊嗥天叫苦慘聲難聞徐徐進門見二鬼卒押一人赤身露體肩駝一杆鉄尺火煨通紅重約百斤不知所犯何罪側立一位判官執册簿念曰宣此罪犯在陽世開設布店講高價換低布尺寸耍奸若遇着忠誠人價外台算死陰司駝鉄尺決不從寬講德隆說這罪實哉難受鬼使引他又往前行又見鬼卒押一人手提鉄斗赤足立於火爇叫苦連天掌册判官念曰宣因生前開斗行心存陰險饑荒歲法水穀糶與人餐出九九進十一食祿自減立火爇提鉄斗痛苦不堪講德隆問曰短人祿卽

短自祿。故折陽壽。鬼使說正是。前行又見一人。擲在鉄柱之
上。打牙剥皮。又將牛皮被其身。判官捧册念曰。宣開牙行。從不
把耕牛憐念。常哄人。賣屠夫去。挨刀懸。打牙齒。剥人皮。牛像更
換。轉陽世。去耕田。終死刀尖。講德隆見此。心甚駭然。又往見一
人。擲在柱上。正然開膛。剗心剗肝。判官在旁念册曰。宣此罪犯
在生前。開設錢店。三百五。買一串鉛砂小錢。九七八。當一百。造
孽不淺。犯陰律。下地獄。剗心剗肝。講德隆正隨鬼使前往。忽聞
腥胡冲鼻。仰見一人。鎖在鉄梁。用火炆。把兩手烙。如雉炭。判官
執册。令其自念曰。宣醫道理。毫不曉。竟敢大膽。賣假藥。誤人病。

孽財妄貪。此等罪比別惡更重千萬。該火灶烙雙手。齊冒狼烟。
講其人念畢。問判官曰。我之罪愈比別者更重呢。判官說。別等
造孽。不過妄貪財物而已。你既行醫。就該訪明師。求指教。勤閱
醫書。果得真訣。濟世活人。死後豈有不超昇之理想。你生前行
醫。不過見人幾個成方。並不知陰陽五行。臟腑經絡。虛實寒熱。
又不識藥性。溫涼。竟敢冒然一試。弗思一藥。誤用。性命反掌。正
所謂庸醫殺人不用刀。既設藥店。就該發兌地道藥材。遵古炮
製。分兩公平。果能療疾。卽取重利。亦不爲之虧心。凡取藥者。無
不望其功效。價任你算。錢儘你留。你爲何販賣假藥。不遵炮製。

又減分兩。若是緩症，猶可設若急症，豈不悞人性命麼？想你一生行醫賣藥，不知悞人幾多性命，怎不比別惡更重呢？至今受罪，你還負屈麼？其醫又問我這罪苦，何日受盡呢？判官說：你之罪苦不止於此，更還有大劫未過哩。別者皆有出苦之期，惟你望想翻身難矣。其醫聽之大哭說：生前只知妄貪，怎知今日受罪。噯呀！後悔遲矣。周德隆正在觀此，忽聽父聲音哭的甚慘，宣平拜台，掛脊骨，痛苦甚慘。想生前做的事，悔斷肝腸。只知道獲重利，衣食飽煖，那知道壞心術，獲罪於天，枉置下萬貫家子孫安便造的孽，受罪苦。一人獨擔子與孫，那一個來看一眼有何

人超度我出此牢籠。

講

德隆聽之真切，卽問鬼使只聽我父啼

哭，恁不見我父面。鬼使說：你望前高處細看，是你父否。德隆仰視見台上立一高杆，懸一大秤，掛父脊背，血流滿身。正在悲痛，急走近前流淚曰：父親暫忍悲啼，不孝子德隆來矣。祥泰看見兒子悲痛愈甚，宣見兒面不由我心更傷慘。且聽我把原情細向兒談：本命中福祿壽不缺一件，因前生好行善，又且孝賢，早存個公平心，何等安便。悔自削平生福造孽無邊，死陰司墮地獄，惡刑無限，提將起，真令人心驚膽寒。上加棍審問我，明瞞暗騙，燒雙手，只爲我，賬目改添發劣貨，欺愚人，挖我雙眼，因好穿。

短命錢挖出心肝。秤要台要把我脊骨勾斷。只因我造孽秤。出
入兩般。因臨終囑遺言。罪重千萬。更還要下油鍋審問一番。一
聽說嚇的我魂飛魄散。快設法超渡我。免受熬煎。兒有何法能
超渡你出去
只要你。不吝財。勉力爲善。凡遇人。要勤講。報應循環。就依我。這
榜樣。把人懲勸。造甚孽。受甚罪。逢人廣傳。依此法。能把我。陰刑
消滅。兒千萬。要講明。切莫隱瞞。講他父子。在此哭成一堆。鬼使
不準。德隆久戀。德隆看父苦刑難忍。要上台替代。鬼使扯手。往
外。曰。罪孽是他自作。豈有替代之理。只要你。勉力爲善。逢人傳
講。能超渡你父出苦。卽是你之大孝了。言畢。一推驚醒。嚇的通

身汗流、細沉夢裏、覺而記之。自後爲善愈力。凡逢人將冥府所見、尺斗等行、庸醫暨父受之苦刑、勸講廣傳。又兼設義學、修義倉、修橋路、濟孤貧、助葬、助娶、無不盡心力爲。如此三年、一夕復夢見父欣然相告曰：「因兒功德浩大、感格上帝、赦我出苦、轉生福地、還賜你貴子。來年降生矣。」言畢而去。德隆醒來、心中甚喜。次年其妻果產雙男。後成人、讀書皆登科甲。德隆若遵遺囑、豈能收回二星、復享貴子之榮。祥泰雖得孝子、超渡還是他前生善緣未盡。依此案看來、凡貿易者、當以周祥泰爲戒、以周德隆爲法。

謀財顯報

人心之最重者財也。世之爲福爲害者，亦財也。財害相連，任其施爲焉。如仗義疎財，卽是作福根基。機謀強求，定是災殃先兆。故財害福禍，所以相連也。如若見財忘義，百般圖謀，縱然發家，焉能無報。今講一案，貪義外之財，而受慘報者，言之。江西南昌府一人，姓張名宏烈者，膝下一子，名鑫，性甚聰敏，十餘歲在學，誦讀業師好談感應篇、陰騭文等書，鑫聽之，信心誠服，時省身心，勤苦誦讀，至十九歲入庠，二十二歲補廩，奈父性甚刻薄，處世不存公心，見利忘義，鄰家有一小長年，名王若兒，三歲喪父。

五歲喪母原係逃荒到此。又無親族鄰家有一庠生姓李名志剛憐他孤苦無倚遂領回扶養。七年有餘至十二歲時少有知覺命他幫人放羊每年掙錢八百及長與人傭工甚是殷勤掙的錢半文也不肯浪費至二十四歲時積錢三十餘串俱托與恩人李志剛執掌張宏烈看王苦兒有財就起心誑騙一日苦兒挑糞潤田走至樹下偶遇宏烈呼之曰你真乃老誠就不怕累傷了歇息片刻我有話談宣呼一聲王苦兒放下糞担有幾句知心話細向你談憐念你孤苦獨替你謀算受盡苦纔積這幾串銅錢托付你李恩人經理照管你沒看現如今家業貧寒

到後來他若還昧心強騙負了你下苦力二十餘年

多蒙你老指教再煩

替我打箇主意

你總要暗拿個穩便主見卽不然量量我老漢心田你

若肯把錢財付我照管就在我寒舍下當個長年將原存並工

價漫漫積攢到後來娶房妻生女育男年老時血氣衰不能動

轉何至於受奔波辛苦艱難我與你慮到此任你主見若錯悞

後悔遲口喊蒼天

講

宏烈這片巧言說的苦兒心疑不定次日

就與李志剛討錢志剛意不欲發又恐傍人議論遂如數與之

苦兒將錢移托宏烈三十六串有零就幫宏烈傭工言明工價

每年六串宏烈自得此錢架王苦兒名字出放重利漸漸發富

苦兒在此傭工六年，通共使錢八串有零。宏烈恐他討前賬，遂生心逼他下工。若討前賬，自有話說。自此做不得的，強他做，拿不動的，強他拿，累的苦兒五勞七傷，身體不壯。一日衆夥在田中閑談，夥曰：王哥於今身不强壯，若不早打主意，老來所靠何處？苦兒說：當年主人說過，將我原存錢項，生些利息，娶妻成家。接我王氏後裔。夥曰：今年已三十，還不娶妻，所待何時？說的苦心動，於是與宏烈相商。宏烈說：你若娶妻，用着錢時，分文不短。就有作媒的。張興說到某人之女，得聘禮二十八串。苦兒允諾。同媒妁寫了庚書，晚間同張興向宏烈起錢。宏烈遂取出一篇。

假張面算原存錢若干某條使錢若干除使下存錢五千四百
遂卽攜出分文不知連速領去若兒見得此境如癡如呆半向
無言宏烈怒曰莫非還想喫劣不成苦兒畧辨兩句宏烈就要
打罵時值二更立時逐出其子張鑫看不過意卽跪見其父宣

爲兒的跪面前幾微進諫勸父親無義財不可妄貪與兒孫若

置下冤孽田產冤孽得冤孽失絲毫不偏那有甚麼王苦兒他

本是離鄉遙遠又無父又無母孤苦零單他雖有幾串錢血汗

更換虧累他肥己囊心中何安只管圖謀到手有甚不安無義財卽發家焉

能久遠恐後代不如人惹人談論爲兒孫長久計積德行善守

本分安本命順時聽天。請宏烈曰從來不講積德今日人財興
旺再莫與我提那些妄言。益無奈從容進館取感應篇請父看。
貪無義之財者則既其妻子家口以當之。宏烈大怒遂將書奪
而棄之。還要責罰。益也不敢做聲。再說王苦兒被宏烈作賤逐
出錢分文不要。遂卽而往。走至父母墳前。一陣大哭。宣王苦兒
跪墳前。哭聲震地。想起我命運鄙。好不慘懷。三歲時喪了父母。
子無倚。娘指我把飯討。望兒成立。可憐娘苦養我。謹至五歲。受
飢寒。偶得疾。也把命息。李恩人憐念我。孤苦無比。領到家。扶養
我。七年有餘。十二歲學放羊。當奴依婢。十六歲去幫人。苦把錢

積雖有這幾串錢也非容易一點血一滴汗淘盡氣力張宏烈

很心賊

好不該刁唆我盡行歸你承許我得工價並放利息到中年娶

房妻接我後裔衰老時有靠處不受孤悽也是我識見淺錯了

主意就與你當長年勤苦効力夜晚間春與磨白晝耕地可憐

我喫人飯出的牛力實指望到後來終身有倚連半文捨不花

苦苦攢積誰料你暗懷着狠心久肺仗勢強做假賬把我來欺

我再說退庚書把妻不娶但恐的那張興不把我依我再說告

當官明論情理又恐我老實人難伸冤屈道不如死陰司冥府

訴你冥王爺差惡鬼把你來提盤問明下地獄高杆吊起到那

時咱二人纔見高低。講王苦兒大哭一陣，遂轉樹下自縊。次日

眾人來看，各自心懷不平。宏烈遂把假賬錢文一齊搗出，買棺木使錢五串，餘錢四百，覓人葬埋。宏烈遣與眾人說道：王苦兒所存錢項一概用完，我心毫無所虧。其子張鑫心常抱愧。次年甲午科，鑫邀李志剛同赴秋闈。志剛說年已半百，又無工夫，無可盼望。鑫曰：去者有分，於是二人同行。既入場，各分號房。鑫將詩文依起誦之，正然得意，忽見王苦兒外來，將詩文奪去，泣而指之曰。宣王苦兒進號房，兩眼淚滴，呼張鑫莫驚疑，細聽我提依你命。惟此科就該中試，因你父昧天良，金榜削籍，惡人後能

昌達那有天理。世間人誰還信。報應神祇。冥王爺率冤鬼同進
場內。恩補恩。讐報讐。不差毫厘。將詩文送與我李恩人去。報答
他。扶養恩。七年有餘。不久日。把爾父魂勾陰地盤。問明受陰刑。
墮落地獄。不爲你心正直。豈肯饒你攪亂你合家人。不得清吉。
怕受報。你卽要多做善事。非積德敵前愆。豈能結局。講王苦兒
又囑張鑫不必驚疑。我不害你。怕受慘報。務要多做善事。以功
敵惡。更要超渡我冤魂。方休。鑫曰。將何以超渡。苦曰。冥府最重
者是往生神咒。務要刊板印焚。朝夕誦讀。自能超渡亡魂。言畢
而去。張鑫心中驚疑不定。定醒多時。詩文不見。方欲舉筆再作。

王苦兒如在面前再說苦兒手提詩文尋至李志剛號房見志剛手拈竹筆正在作難不敢驚動將詩文輕輕放在棹面志剛見之展視詩文甚佳遂錄之既出場到店中鑫將苦兒進場向志剛細訴志剛纔知詩文是苦兒所送鑫亦不堪復進二場告辭先回到家見父怨曰兒之功名父已賣與別人了宏烈曰怎見鑫將場中事細訴一遍宏烈似不深信既發榜志剛果中宏烈不思悔過更加大怒手持大棍將苦兒噴鼻亂打惡罵不堪鑫看不過意與鄰人把父勸回方到家偶得重病倒臥地面腰如破杖腦如斧劈頃刻週身潰爛高聲喊道因我殘忍凌孤破

逵

人婚姻謀財逼命罪犯萬剛冥府罪滿還要轉變牛馬如數償還愛而今悔無及矣叫喊數日而死鑫自葬父以後心存善念無論事之巨細善之大小無不量力作爲又刊往生神咒板刷印每日向苦兒墳前暨荒野中焚化誦讀方便已多功敵前愆逵之十二年丙午科赴場中第七名舉人試看此案李志剛若無慈心扶孤焉能中試張鑫若不遷善功名焉可復得奉勸世之請顧工者當思工人勞苦萬不可存刻薄心看宏烈之顯報如此可不慎歟

往生神咒

式咒神上淨生往字藏



往生錢上是藏字其文右
 旋敬信者宜照式刊板用
 黃表印剪每張虔誦一遍
 凡地方不潔淨及一切邪
 魔冤魂不息薦往禳災出
 林墳墓用火焚化功德不
 可思量如無此板之處即
 以黃表每張裁十二塊每
 塊虔誦往生神咒一遍用
 火焚化功效與印者無異

陰謀遭讎

兄弟手足之情、財產身外之物、沉心細思、兄弟重乎、財產重乎、乃世人偏以財產之故、而薄其兄弟、甚或兄歿而隱恨其嫂、姪或悞聽讒言、陰謀頓起、跡雖未露、而其心則可誅也、如其不急改悔、但恐報應立至、且講湖北京山縣有谷姓、兄弟二人、兄名秀實、娶妻張氏、弟名秀生、將十歲、父母相繼而逝、賴兄嫂扶養成人、延師讀書、頗有聰明、十九歲身卽入庠、兄嫂甚喜、遂定婚完娶、貢姓之女爲妻、過門年餘、生一子、取名保福、伯父母愛如寶珍、次年其嫂張氏也生一子、取名保壽、閤家甚喜、秀實在家

傭工秀生在外設教。妯娌亦甚和好。家業漸發起來。一日秀實
在田中冒雨。身得重病。綿綿月餘。服藥不效。命在旦夕。強着精
神。喚弟近前。囑曰。宣弟近前。不由我心中發嘆。思想咱弟兄命
苦如黃連。幼年間。父與母相繼命。染撒下咱兄弟們。苦度餘年。
幸吾弟有志向。苦讀書卷。承祖德。年未冠。卽爲生員。兄農工弟
設教。家業漸長。各膝下也都有一个兒男。但望弟再高遷。宗門
光顯。爲兄的。到後來。也有福。因誰料得前程事。不由人算。薄命
哥得重病。自覺難痊。哥哥不必過慮。好好安養病症。設不幸家務事。一人照管。
還恐你散工夫。不能高遷。爲兄的。更還有心事一件。動問哥哥。可是那件。

姪兒小。你嫂嫂尚在幼年。念其咱手足情。耐煩照看。有過悞。須

責教。且莫從寬。哥哥教心為弟總要關心聽賢弟出此言。愁眉少展。呼張妻

抱嬰兒。跪叔面前。再叩首。聽我囑。一旁立站。我死後。凡事情。遵

從叔言。兒有錯。叔責教。切莫護短。小嬰孩。若慣式。不能孝賢。

妻呀。處妯娌。須和順。還要靜雅。更望你扶幼子。節志要堅。為妻曉得

此理。夫君恁母子。與嬌嬌。去把禮見。從今後。還望他。分外海涵。

不必多心。我有心。將良言。多多囑勸。奈無常。不肯容。久在世間。強精神。把

居家囑付一遍。願後來家業興。子孫綿綿。講秀實囑畢。氣息漸

微。竟至瞑目。居家悲哀。自不必說。秀生遂備棺衾。厚葬。自後秀

生看姪兒愛如己子，待嫂嫂勝似從前。田地佃與他人耕種，就在近處設教，以便照應家務，兼自勤苦誦讀。一日福壽兩個角孽，秀生見之，遂責罰己子。貢氏心中不悅，雖不敢言，已懷恨在心。只想謀害姪兒，令兒獨占家產。晚間秀生夜讀三更，同房安寢。貢氏見夫做情啼哭，秀生卽問何故。氏曰：「咱兒常被姪欺夫，反責己子，如此慣式，但恐後來受他大害。」秀生聽之，洋洋不耳。貢氏自覺無趣，又過數日，偏遇保福受些感冒，週身發熱。貢氏就借此端，墊害嫂姪。晚間秀生歸寢，貢氏坐床抱兒啼哭。秀生又問何故。氏曰：「孩兒淹死，將斃。夫君全不關心，再重反愛，只怕

反

兒命難保。秀生遂摸兒身，果然熱甚。問何至於此。氏曰：夫重在我愛。說來恐其弗聽。秀生聽之，心中着意，曰：莫非嫂嫂陰毒。我兒不成，你卽依實講來。貢氏架七架八，一味假話告夫。宣夫觀兒病淹淹，纔把妻問。且聽我將實情細向夫云：張氏嫂性嫉妬，情理不論。夫苦心友愛他，還不趁心。因兒死未久，正在憂悶之境矣。終日間黑起臉，活路不問。屢次的偷東西，娘屋留存。窺他的心意，間節志不穩。恐後來弄出醜辱，玷清門。看他形容樸素，未必至此。夫在家做面情，道會乖巧。背面來對鄰舍道：夫不仁，這他兒打咱兒。陰毒太甚。新鮮物早偷藏，付兒獨吞。憐他孤苦，宜寬容他。今前午買糕餅兒去看問，被

一掌打倒地。嚇弔三魂。我今晚說此話。夫若不信。現看見發大

執。還少精神。

我以友愛待他。他竟如此存心。可恨。可恨。

夫以後再將這友愛要緊。只

恐的家業傾。兒命難存。始終言。有一句屈枉與他。鑒察神報應

我嚼斷舌根。

講

秀生聽了此言。又見貢氏發誓。信以為真。乃大

怒曰。世間竟有這等不明道理的婦人。我以慈心待他。他竟非

義加我。情理難容。自此陰謀頓起。若不除却長門。誓不干心。真

乃是占劍殺人。不見血。張氏母子。恁知暗遭不白之冤。秀生自

後。暗懷險心。面情比從前更加友愛。凡放學歸。先抱姪兒玩耍。

一陣食物。要器衣服等件。概勝於己子。張氏不知內情。只說叔

叔友愛甚篤。心頗慰然。鄰族亦皆說秀生無虧於弟道。一日上學去時。昔人不見。把保壽抱送池塘淹死。急轉身入館。至半午。張氏不見。保壽找尋多時。並無形影。即令人通信於館。秀生聽之。假粧大驚失色。到家拍手打掌。致怨妻嫂意大。不爲經心。遂卽央人四處訪尋。杳無踪跡。又焚香祝告神明。至晚間有人見池邊有兒鞋一隻。秀生聽之。遂自下水尋撈。多時獲之。屍已僵硬。做情大哭。張氏見兒已死。真如肝腸碎裂。而人哭曰。宣把兒屍抱在懷。悲聲大震。頭頂上悠悠的走了真魂。未過歲兒的父早把命損。撇下兒孤單單。一獨苗根。苦命娘扶養你。心血操盡。

你叔叔看待你猶如寶珍兒。一旦命歸陰。不爲關緊。辜負了你叔叔一片婆心。秀生假意哭曰。哭一聲乖兒。好苦命運。遭不

幸。先絕我谷氏長門。你的父臨終時囑我一陣兒竟死。我怎對同胞之人。張氏哭曰。也不知是姣兒玩耍自逃。莫非是有歹人

暗懷狼心。但願兒與你父早把靈顯娘與叔好與兒去把冤伸。秀生哭曰。昨日晚看釣魚來耍一陣。莫非是慣式了。來把叔尋。只慢怨妻與嫂。粗心太甚。兒出外。恁就該步步隨跟。張氏哭曰。

聽叔叔出怨言。深自悔恨。好不該貪活路。不關兒身。呼姣兒在

冥途等我一陣。投池塘同姣兒去把夫尋。秀生即攔勸解嫂曰。

勸嫂嫂。你不必鬱滯太甚。還須要自勸自。保養精神。想必是偷
生鬼。今該命盡。卽哭的眼昏花也。難還魂。張氏哭曰。實指望兒

成人。供養年老。不料得撇爲娘。孤苦獨存。中年間。靠叔叔。還不
要緊。到衰老。難轉動。所靠何人。嫂嫂呀。把保福。抱與你。繼嗣承

認。呼爲母。總教他。依依相親。你只管放寬心。不必憂悶。若還我
薄待你。身墮沉淪。講。叔叔抱兒。哭的如死。旁觀者無不流淚。都

說保壽二死。真負叔叔婆心。誰知秀生陰謀極巧。真乃神鬼莫
差。衆人又加解勸。哭聲方止。央人把兒屍送埋荒郊。又將巧言
安慰嫂嫂。晚間貢氏見夫曰。天工真乃湊巧。正中心懷。秀生說

你怎知機關終要教他挖苗斷根。貢氏聽之，纔知是計。自後若有人提起姪兒一字，他就假粧悲痛麼樣。時有長年劉興說昨日見先生上學時，還抱保壽嘻嘻外往，頃刻就不見了。真乃奇怪。這句無意之言，秀生聽之，着疑。既如此說，莫非他見之也。恐他洩露，就懷陰謀之心，面待劉興頗厚，並事嫂嫂更佳。時值元宵佳節，命妻與嫂出外觀燈，散心。秀生在家，將劉興哄醉，牽入嫂室床上臥倒，遂自暗藏。候至多時，張氏妯娌看燈回家，各自回房安寢。張氏掌燈一照，見是長年在床臥倒，心中大怒，曰：「這狠豺，休得無理。」即催外出。劉興醉之如死，口中離落不出。張

氏心玷辱名節，卽轉身外走。秀生在外，遂將房門落鎖。高聲喊叫衆人，量是有賊，各執棍棒而來。秀生一說劉興這個畜生，膽大無理，竟敢私行姦淫，衆人皆怒，開門抓出，竟至亂棍打死。張氏在房，自覺慚愧，遂卽自縊。命一人與張氏娘家送信，命一人通知劉姓。張姓聞知，無顏前往。劉姓亦無話說，只得將屍領回。秀生遂買棺木，把張氏葬埋。次晚，秀生與妻曰：非我機謀好巧，冤孽怎能消除？氏曰：夫君真有妙術，連妻莫能得知，何況他人不知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漸至八月，秀生身赴秋闈，入場方提筆作文，忽見嫂抱姪兒，同劉興齊集近前。秀生大驚，高聲喊

叫說快打鬼快打鬼號軍暨近號等生齊來看問見他如顛如
狂傾刻身不自主取出解手小刀照心口刺下號軍即阻之遂
扯至堂前稟明大人大人出堂盤問你這劣生定有虧心之事
速速以實講來秀生說快打鬼快打鬼聽我講來官谷秀生堂
前跪倒尊大人細聽根苗生父母去世甚早賴哥嫂將我扶勞
打鬼打鬼送學堂延師教訓十八歲身入庠膠完婚配終身有
靠理家務哥把心操打鬼打鬼哥耕田冒雨病倒眼看看病不
能遠臨終時囑我一道姪與嫂托生扶勞打鬼打鬼我當時頗
盡弟道恨妻子將我唆調懷陰謀當面乖巧暗抱姪池塘輕拋

打鬼打鬼。做假情。到處尋找。將起。假沮豪。將巧言。安慰嫂。

嫂劉興兒。自把禍招。打鬼打鬼。無意言。頗似知曉。恐洩露。又設

計條。元宵節。機會恰好。命妻嫂。去把燈瞧。打鬼打鬼。把劉興用

酒醉倒。送嫂房。如禁獄牢。嫂嫂回。掌燈以照。見劉興。火怒火焦。

打鬼打鬼。卽轉身。喊叫外跑。只恐的。玷辱節操。我在外鎖門。喊

叫。把劉興。送入陰曹。打鬼打鬼。嫂在房。自縊上吊。怕的是臭名

難逃。這陰謀。神只不曉。那料得。報應不饒。打鬼打鬼。三冤魂。一

齊來找。就照我心口。一刀。虧心事。一一自表。只恐怕。冤孽難消。

講。秀生說罷。只呼打鬼打鬼。劉興又來刺我。自執解刀。向喉亂

扎人莫能禁、急急將斃、大人說、可惜儀容志氣、少年英傑、枉讀詩書、不明天倫、聽妻讒言、有虧弟道、前程自棄、災殃自取、耳遂分咐、隔宮牆、撇出懸掛轅門、示眾、見者無不驚心、既家得知、亦被雀啄狗拖、貞氏聞知、夫遭慘報、大哭一聲、高聲喊道、不好了、冤魂尋上門來、保福也叫喊道、劉興執棍打我、噯啲一聲、匍匐倒地、七孔出血而死、貞氏咬牙嚼舌、嗥道、嫂嫂亦來殺我、傾刻週身潰爛、皮肉皆脫、叫喚數日、命斃、一家竟至絕滅、家產被族人分散、試看此等慘報、可不慎哉、秦勸世之爲弟者、當自警之、

悔過愈疾

每觀婦人之病多因氣滯而成者何也。但婦人性多偏僻，自是非人不遵教訓，不受懲戒，言語事故，少不隨心，卽氣鬱滿懷，滯而不化，久則成疾。只知百方醫治，不知改性悔過，累月延年，罪苦難堪矣。彥云：靈丹難醫冤孽病，又曰：善治不如善養。患此流連，果能省心養性，改過自新，不須醫藥，病愈之期，有望矣。今舉此案以証之。四川重慶府廣安縣有一庠生，姓嚴，名天朗，娶妻刑氏，名秀姑，素性偏僻，自是非人，于歸嚴門，不遵翁姑教訓，不受丈夫懲戒，不和妯娌，不操家務，更嫌家貧姑傲，凡事不得自

便心常不樂。屢向夫說長道短。天朗總是不聽。一日天朗外歸。帶來果品。送與堂上秀姑。意婆夫帶來者。能不與我食乎。姑竟勿與之。因此氣填滿胸。至晚夫歸洞房。見他吁喚不已。問其何故。他遂垂淚告其夫曰。宣見夫問不由我。淚如雨滾。滿腹屈從。不肯向夫來云。看咱這窮日子。時刻憂悶。是何日能發達。不受苦貧。又遇這老婆婆。心向偏。遞待妯娌。與姊妹。薄厚不均。那一次分布疋。知我八寸。又一回均棉花。少我三斤小妹子。翻長舌。陰毒過甚。對婆婆。獻是非。整害妻身。妯娌們。終日閑婆婆。不問更還逞。小孩們。都學罵人。自進門。百樣活。付我自任累的我。渾

身疼。腰也難伸。昨晚聞夫帶回茶食果品。一家人俱分食。不令我吞。我並未因口頭食物爭論。爲甚麼錯不是罵我雙親。與他們。其言語滿面歡欣。看見我黑起臉。恰似閻君婆婆罵妯娌。嫌小姑惱恨老與少。無一個把我當人。有一陣惱上來。懸梁自盡。捨不得知心夫。娘屋雙親。請夫君將此情仔細思忖。怎教我望前。燬度此光陰。講天朗聽得此言。心大不悅。遂以暴言抵觸。宣呼蠢妻。出此言。嫉妒太甚。爲媳的。大道理不知毫分。孝公婆。和妯娌。爲媳本分。做生活。操家務。理當盡心。總不說自性。剛不遵教訓。反說我老母親待你不仁。難道說一家人俱鄰乖。外百次。

申你就無些須錯參。你講這一派話，我全不信。俱是懷嫉妒心，墊害傍人。枉告這枕邊狀，我斷不準。豈肯去聽妻言，忤逆乖倫。任憑你使假性，懸梁自盡。觀世間那裏有抵命夫君。這些話從今後不消談論。卽尋死嚇不倒志剛之人。講又曰：好唆夫者，不是好婦人。聽妻言者，豈爲大丈夫。冷笑一聲，遂卽安歇。秀姑也覺無趣，吸呼氣死。一睡三天不食。天朗氣急，怒而責之。憂的婆婆無奈，命人送他歸寧。旣至娘家，見母百淚不止。母問何故，他卽以假言告母曰：宣見娘不由淚紛紛。我把屈情向娘云。當年未曾查聽穩。瞎眼尋定這門親。雖有幾畝波淫地，一家並無良

善人。公公處個叙話。嘴終日嚷。媳不殷勤。婆婆婆心腸毒得很。凡事偏心。向他們小姑。不把情理論。翻弄長舌。整害人。大伯小姑。都不好。嫂嫂弟媳。懷狠心。逞他孩子。把我罵活路。從不讓毫分。嬌子大娘。嫌惡我。笑我手不勝人。長年奴婢。真可恨。我若使他。不動身。怎攔幾家。劣鄰居。個個都會翻嘴唇。婆婆婆偏肯聽瞎話。黑臉把我不是尋。居家吃好穿又好。美物從不令我吞。這此風。情不關緊。很心丈夫。懷異心。我把此情向他講。反罵我嫉妬。不孝純氣的我。三天未吃飯。並無一人間來音。惱急把他罵。半句打的我。渾身骨頭痛。日子猶如在刃。又怎教兒與他度。長春氣。

急有心尋自盡

娘呀

難拾你年邁老母親。你若念咱母女意命。

俺哥前去與我把冤伸。

講

其母聽之心中難過。卽喚兒進堂將

女言語述之。令往彼處理論。且說秀姑之兄名刑文禮也。係庠

生。况與妹丈同案。聽母述妹之言。心中不悅。以好言慰母曰。宜

尊聲母親。聽兒安頓。妹妹言語不可信。沒想他在家的性情。自

幼兒自是非人。果然盡孝。遵教訓。那有個不慈愛的尊親姊妹。

姊妹不和順。只因他性子愚蠢。如果是步步以禮處處盡心。他

居家豈無一個知足人。說丈夫罵雙親。此話不趁。妹丈不是糊

塗人。總怨自己不從順。勸母親仔細思忖。果若自性不乖。外難

道說閤家衆俱都是待他不仁。他說尋死任他死免母親少操一片心。今令兒到彼相理論。可惜兒身在醫門背理的言語。真難講出。昏勸妹子性甚愚蠢。恁家中事故不該向娘云。恁不體老母親若大年。憂氣勞神。從今後再憂氣莫往娘家遊。設落出不賢惠的聲名。真乃是醜聲難聞。使父母與哥哥面目何存。請秀姑聽之。此言又氣半死。大哭與母曰。兒今迤親原爲出氣而來。氣尙未出。又受哥哥責。敝兒歸家終是難活。其母雖然愛女。聽兒言。句句有理。道也無法庇護。秀姑束手無策。因氣鬱成疾。忽然脇疼。如錘坐臥不安。狀如鬼魅。文禮看病甚重。卽顧轎子。

把他送回。既至彼，見其翁姑，以好言安慰曰：「小妹年幼無識，多冒尊顏，看晚生面上，萬勿見責，是幸。」翁姑言亦過謙。文禮去後，卽命人請醫診視，服藥毫不見功。自此家中醫巫來生不斷，或醫所囑忌，量腥犯藥等物，若不與食，他卽憂氣，受吃甚麼非時之物，一時辦買不來，他卽怨恨惜財。若說請某醫巫，一時請不得來，他卽哭咒，不堪。性情比往日更害。再說把他懲責，奈他有病，因此慣式，凡煎藥熬湯，全賴婆婆。丈夫執應，少不隨心，卽咒罵不堪。憂的丈夫束手無策。婆婆暗自傷悲，病勢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床。再說室兄刑文禮時來，瞧着他，便獻說：「婆丈是非。」

因此年餘一次未來。秀姑命人送信數次。母親屢催。不得不來。既至病房。未及問候。秀姑卽同婆丈哭訴與兄曰。豈見哥不由淚漣漣。細聽小妹說的端。得病來由無別件。只因悶氣傷心肝。脇疼猶如刀割膽。週身骨節似箭穿。熱時如在火中煨。冷時又似冰洞眠。腹脹如鼓胸膈滿。晝夜輾轉不得安。起居不能得自便。所受罪苦不堪言。從來絲毫無過犯。怎該遭此病流漣。口渴無人把茶獻。腹飢誰來把飯端。暈腥從不令我見。架說病人忌肥甘。一陣如死高聲喊。並無一人到面前。說請醫巫把病看。暴怨沒得許多錢。公婆終日胡埋怨。恨心丈夫出惡言。口口咒我。

死的漫說我自作冤孽纏居家大小黑桑臉說我裝病臥床眠
憂悶哭的肝腸斷從無一人來見憐說的他母子無可辯哥呀

試看他推聾裝啞不答一言講婆婆丈夫聽之心中難過再說

與他投証奈他有病只得忍氣吞聲一言不發交禮也覺無趣

滿面培笑安慰曰宣尊伯母與妹丈不必心煩小妹妹不明理

信口胡談他談這一派話全不近理念其他在病間分外海涵

小妹呀宣至今日年有半未來瞧看病至此你鄙性仍是這般只

知其逞孽口道人長短怎不想得病時來由根源只因你性偏

僻不受教管有一言不隨意氣鬱於肝滯不化成僻疾受苦無

限就是你口過罪報應循環。你曾說想茶湯無人相辦。難道這
年有餘並無一餐說未曾請醫巫調理診看。果不治豈能够活
到今天。婆與丈因你病肝腸操斷你不惟不感德反出怨言。凡
開口俱談責他人過犯。難得說你就無些須過愆。昧着心責婆
婆丈夫長短。這就是大不孝。獲罪於天。你睡倒五更時摸心盤
旋。那是你爲媳的道理。糸端欲出苦除非是悔過遷善再造孽
但只恐性命難痊。休怪我失情。常言語冷淡都照此。有何顏到
你門前。講文禮言畢告辭而走。秀姑也覺無趣。大哭一陣。性情
如舊。自此病勢日重。一日冤纏三年。竟不全愈。與娘屋送信數

次文禮並未一來秀姑惱恨其兄病忽重甚身如被杖脇疼如
鎚書夜難安淹淹將斃一夕睡到五更時刻忽想起哥哥之言
手按胸堂沉心自問忽然天良發現自悔錯悞次早勉強起身
跪央丈夫牽到竈前焚香悔罪曰宣刑秀姑焚清香北跪竈前
尊竈王細聽我自表罪愆只是我年在幼識見太淺爲媳的大
道理毫未盡焉只知其逞橫性不服教管使惡言抵公婆冒犯
尊顏夫懲戒從未曾順從半點反對夫說婆婆性情不賢枕邊
狀告居家老少長短夫不聽反說他協外心田這一切逆倫事
不知過犯逆公婆磨丈夫罪孽彌天遭譴責受罪苦四年有半

尊兄言。自省心始悔前愆。從今後再如此。應遭天譴。對竈王發

誓。願意秉心虔。

講

祇告以畢。又強着精神。把居家禮拜一遍。培

情悔罪。自此修心養性。改過自新。孝敬公婆。順從丈夫。和睦妯

娼。初然道也。勉強。又每晚竈前焚香。默明一日。作為心存忍讓。

凡事反心自問。是理則為非。理則止。久久自然養成柔性。即責

罰。嚷罵。只是推聾裝啞。毫不着心。公婆甚喜。但恐不能久。如是

也。秀姑終不反心。極孝極和。如此數月。回疾不藥而愈。竟成孝

婦。文禮聞知其信。往探問其悔過之由。秀姑將竈前焚香發誓。

禮拜悔罪。始終訴明。文禮甚喜。曰。早若如此。何至受此數年罪。

苦回稟母親自此各自安心次年刑文禮與妹文嚴天朗同入鄉試秀姑連生三子後皆成名試看此案秀姑從前心存嫉妒自是非人逆妬咬夫遭此慘報患冤纏之病是他自作自受自從悔過不惟愈疾更享無限之福若不悔過命亦難逃前程之福豈不白棄麼奉勸世之婦女莫學秀姑從前之性凡歸寧切不可道論婆家長短如遇此等姊女爲父兄者萬不可聽信其言以致親戚商參當以刑文禮懲教姊妹可法哉

償討分明

從來欠債要還錢。冥府於斯倍灼然。若是得來非分內。終須有日復還源。今講晉州古城縣一人。姓張名善友。平日看經念佛。是箇好善之士。妻李氏。性甚慳吝。好佔便宜。夫婦兩口過活。並未生男育女。家業不大。儘可過得。同里有一貧人名趙廷玉。平日也守本分。因有白髮老母。不堪出外經營。只得守貧奉母。不孝母親。身得重病。急急將死。衣衾棺槨全無。手中並無半文。俗言困境生石心。想鄰家張善友。是有餘之家。不若偷些來。以作葬費。主意已定。是夜三更時。越牆挖壁入室。摸開廂櫃。銀兩甚

廣只取官寶一枚約有五十兩儘可費用仍從善道而出行至中途又驚又喜心自想這非義之財不堪行孝因跪路旁祝曰

百

趙玉廷跪路旁又驚又慟祝告聲空虛中遇任神靈自生來

雖貧困守分安命並未曾作非為。按理而行只因我自娶母身得重病眼看看命將斃費中已空衣衾棺槨一概無有。道教我為兒的心何安寧。雖為盜只出在極困之境得此銀佛棺衾好把孝行到後來運氣轉培利遺他若身死變驢馬也要奉承。但只恐犯了案難以奉母無奈何跪路旁祝告神靈從今後

再為盜監本斃命願上天保佑我去把孝行講趙玉廷祝告一

陣攜銀歸家見母已死遂備棺槨衣衾安葬再說張善友夫婦
清晨早起纔知失盜檢驗官寶只少官寶一箇也不十分在意
惟妻李氏切切於心正然憂恨來一和尚在門前高喚善友出
見問禪師何來和尚說吾乃五臺山貧僧因佛殿頽敗下山抄
化修造化了多處積有百兩銀子帶在身邊抄化不便還恐有
失訪問長者好善持來傾心寄放另向別處抄化齊就來取向
萬望方便善友說這是善事禪師放心萬無一悞當面驗過件
數善友攜回交與李氏收存又留和尚齋飯和尚說貧僧急去
抄化不敢討饒善友囑曰銀子交付賤內倘禪師來取若我出

外預囑賤內交還使了言畢和尚抄化而去李氏接了銀子滿心歡喜道昨夜失了五十兩今還來一百兩豈不是倍利還來就起歹心騙賴一日善友要向東嶽廟進香求子臨行囑妻我去後倘和尚來取銀子務要原封還他留他喫齋也是你的功德李氏應諾囑畢進香而去天午和尚抄化完了來取這項銀子李氏出見說我這裏並未有人來寄甚麼銀子師傅敢是錯認了門戶和尚說我前日親自交與張善友收回他曾對我說已交孺人收存怎麼無有李氏說張善友也不是俺家人我若見你銀子教我雙眼流血和尚說既發此言想是要賴我的李

氏說我若賴你的銀子死墮十八層地獄和尚見他賂咒明知
他要耍賴奈他是箇女人不好爭論無奈只得外行走至中途
合掌跪地祝曰宣念一聲彌陀佛合掌跪下祝告上空虛神前
來鑒察我本是五臺山和尚靜雅皈佛門守法規心除馭雜大
佛殿顏敗了下山抄化告化了二三載數百餘家苦積下百兩
銀此處寄下今來取昧了心敢把咒發就攔了大佛殿不能修
理也是我失檢點自己做差曾訪查張善友好善不假莫非是
妻昧心把我欺壓常言道騙人財轉變驛馬卽不然來生討本
利信加再念聲彌陀佛世事方罷少不得歸山去煉我黃芽講

合掌四叩而起。心懷悲恨而歸。既善友向問及和尚來否。李氏說你去不多時。和尚就來取銀。我雙手捧還了。他善友說好好也完了。我一款心事。遲後二年。李氏生一子。取名乞僧。善友甚喜。曰東嶽大帝果然有靈。遂備供香。前去還愿。又過二年。李氏又生一子。取名福僧。二子漸長成人。長子乞僧是個成村的安分守己。被星戴月早起。遲眠一文也不肯浪費。未幾家私漸發。次子福僧是個逃氣的。不守本分。嫖賭嚼搖。無所不爲。責教不效。善友憐長子苦操。忍後來受累。三個主意。把家產分作三股。二子各佔一股。餘一股。老夫婦養老。福僧聽說。中心懷道。遙

自在別無拘束自家私到手如湯潑瑞雪風捲殘雲不上三年
懂得罄盡又要分父母這分養老乞僧不允他便生險心攪賴
甚至撕打告狀憂的乞僧氣鬱成疾醫藥罔效一旦身亡善友
夫婦哭的如死恨不得叫次子替他哥死福僧見哥已死又剩
一分家產越加胡爲李氏看此光景痛恨次子憂欠長子終日
啼哭憂慮成疾至雙眼流血而死卽犯一福僧見母身故全無
次子誓願一些悲慟制母喪常遊花街柳巷染下結毒不能離牀善友惱
恨不與醫治又憐只存一子少不得請醫調理年餘不愈將家
財淘得殆盡病勢眼看將斃善友嘆曰這個不成材兒也留不

住了。正是前生注定。今世案天數難逃。大限催福僧竟死。善友雖平日不愛次子。念今二子皆死。媽媽身亡。只剩孤單一人。好不哀慟。自思終身無甚大過。今竟遭此等果報。何故。又想我兒子是在東嶽廟求來的。閻君竟敢勾去。我要向東嶽廟告訴一番。大帝果然有靈。命閻君還我兩個兒來。是他哀慟無聊。竟向東嶽大帝位前焚香哭訴。宣弟子名張善友。一生好善。從未有作甚惡。分外妄貪。爲甚麼遭惡報。心不明顯。故來此大帝前痛哭訴冤。兩個兒祈大帝賜我宅院。被閻君錯勾去。所爲那般。懇大帝將閻君速傳到案。快命他送還我兩個兒男。再懇問我的

妻有何罪。犯去年間。亦被他勾到陰間。願大帝使神威。快把靈
顯。把冤情。盤問明死也。心干張善友。在案前。哭破肝膽。頭又昏
眼又黑。倒臥案前。朦朧中。聽一聲。閻君有喚。我正欲見閻君。討
我兒男。誦善友隨鬼使。至閻君案前。閻君怒呼張善友。大膽無
理。你在東嶽廟。告我爲何。善友說。只爲我二子與妻。不曾犯甚
麼罪案。因何勾來。故懇大帝作主。問你要我兒子。閻君說。想見
你兒子不難。遂命鬼使。召他到案。傾刻。乞僧福僧。齊到案前。善
友見之。喜不自勝。呼乞僧道兒呀。快隨我回家去罷。乞僧說。我
非你兒。我是鄰人趙廷玉。爲母喪。無葬費。偷了你五十兩銀子。

以葬母。意望運至奉還。未及身死。竟該變畜類償還。因我孝行。冥王寬恕。故轉生你家爲兒。傭工十數年矣。已加利百倍還你。至今咱無甚相親了。說罷遂往。善友見長子如此。仰面嘆氣。又見福僧說兒呀。你可同我回家去罷。福僧怒曰。張善友休得無禮。妄稱我是五臺山和尚。你妻昧我抄化銀子百兩。因此憂悶而死。冥王命我轉生你兒。今已加倍利討够了。與你無甚相干。善友說。我會問妻。他說已雙手捧還你了。怎得見妻。問個明白。閻君說。欲見你妻何難。命鬼使引他十八層地獄去看。善友隨鬼使到地獄門停步。鬼使進獄。傾刻押出李氏。被枷帶鎖。週

身流血善友見之大驚遂問妻爲何受這等苦刑李氏見是丈
夫放聲大哭宣張李氏見丈夫泪如雨磁且聽我將原由細向

你云我一生無慈愛刻薄慳吝瞞丈夫放重利刻苦窮人因那
日失了盜心中憂悶偏遇着那和尚記存紋銀把銀子接到手
心中喜甚失五十還一百利倍幾分欲昧心想夫君必然不準
幸遇夫東嶽廟求嗣祝神臨行時曾把我諄諄誥訓我卽應丈
夫言豈敢不遵夫去後那和尚門前尋問他來取前日裏認存
之銀我出見假裝着怒氣忿忿張善友也不是我家之人那和
尚聽此言低頭納悶我明誓打發他立時起身就攔了大佛殿

不能修理憂慮死大禪長傷了天心阻善功逼人命罪孽過甚
犯誓愿十八層地獄沉淪我只說巧機關謹謹藏隱誰料得如
起念神已早聞也我是一念差貪心太甚至於今後悔遲慢怨
誰人講善友說是你自作自受我也不能救你鬼使不準他在
此深叙大呼一聲把李氏抓進地獄把善友復引案前閻君說
爲你一生好善纔使你見個明白免你終日憂疑命鬼使送他
還陽善友謝罪而轉至簷下匍匐一交驚醒乃是在東獄帝案
臥倒定醒一時愕然醒悟世事卽是循環之理何必貪戀紅塵
遂入山修行而去依此案看來爲人萬不可虧心如李氏可鑒

代友完婚

續集

夫婦爲人倫之始，故婚姻之道，一成而不移，乃世俗嫌貧慕富，每有夙締之姻，而中悔者，不知貧而富，富而貧，人事之常，爲父母者，當愛女以道，不可徒存勢利之見也。昔天津有一秀才，姓丁，名開朗者，自幼定婚沈姓家，雖貧寒而發憤讀書，學問過人，且性情豪邁，頗有丈夫志氣。其岳家富厚，嫌丁生家貧，有悔婚之意。丁生尙不知覺，一日岳家命人邀丁生至家，盛設酒饌，以款之。丁生以爲岳之厚意，興趣濃濃，又兼夙性曠達，酒落杯中，舉手卽乾，不覺沉醉。岳乘其醉，就席言曰：君誠高才，將來必功

名顯達。但貴人不可有賤妻。吾女近得殘疾。恐不足以事君子。願以千金助君課讀之資。子成名後。另娶佳妻。請勿以吾女爲累。卽置紙筆於前。令子生作離書。却說子生雖醉。而心道還明白。陡聞此言。恰似一杯醒酒。落於胸中。遂起席而言曰。豈見此境不由我心氣上湧。雖貪杯。難道說心中不明。爲男子。雖貧窮。要有剛性。我豈爲賣妻事。將自賤輕。旣如此。想必是看我無用。爲蘿籐。又何必強施於松。若一日文運轉。黃榜高中。難道說無嬌妻供奉。庭幃罵老狗。若大年道理不懂。人倫事當兒戲。情理難容。何必用這機謀。把我擺弄。那臭財。豈在我眼目之中。放海

個

量提竹筆離書寫整任憑你令彩鳳再選乘龍想陰緣皆由於
前生結定該成婚何至有此段事情講於是舉筆將離婚之書
寫起不辭而出銀財分文不取此時酒已大醒想及人情險薄
嗟嘆不已又想自己不能上達以致爲人所輕至於退婚事誠
可恥正在一路煩燥忽遇同座的一個朋友此人姓成名大美
家務富厚志氣超羣其眼界極闊所有議親者皆不當意故年
將弱冠尙未定婚此時見丁生愁眉不展知他定有心事乃邀
至其家設酒解悶遂詢其何事不快丁生不覺面色發紅嘆曰
言之可恥成生因詰之遂將其岳請寫退婚之事細訴一遍成

生亦代爲不平。因世間竟有此等不講天理、不畏物議之人，吾
必爲兄出頭懲戒。這個老狗，丁生說我已寫退婚書與彼，若再
題起實足增醜，不如忍下爲是。成生心中不悅，暗思所以成之
且不露於言。丁生去後，成生乃暗托媒妁往爲自己議婚。沈某
素知成生家富，一說卽允。議婚已定，各錄庚書卽擇期下聘迎
娶。再說丁生自寫離書歸後，自怨自艾，閉戶日夜攻讀，以期上
達。連成生家也未來。成生一日往告丁曰：兄所棄之妻弟已聘
定，親迎有日。咱兄弟至交，汝可不我賀乎？丁生聞言，心中不快。
遂啓曰：宣、大丈夫讀詩書當有志氣，豈像那庸俗子，不論高低。

婚既定。我豈能責其無禮。你何必將此情。故向我提。你有財。你有勢。任你圖娶。我斷不徇形迹。起點嫌疑。論交情。到吉期。應去道喜。但看恁成嘉耦。連裏並帶你。沒想我在此。有何趣味。難道我六尺軀。不顧臉皮。丁開朗。終未必無個運氣。若發籍。亦或可另娶。剝妻賢弟呀。我豈肯失却咱。至交情義。不妨恁配鸞鳳。鴛鴦並立。講成生見丁生言間似帶譏刺。不便明言其意。起身拜辭。但曰。至期再來相邀。丁生送至門外。而回。仍然閉戶苦讀。未過月餘。喜期已至。成生又具柬來請。丁生欲待不往。恐失豪氣。忍着羞袍服冠戴。面至。見賓客盈庭。行禮叙坐。但聽鼓樂大作。

新婦已至、牽娘引入洞房、鞭爆之聲不絕、鼓樂喧囂盈耳、眾賓客邀丁生往視新婦、一見顏色、豔麗丁生只認命、未此緣、毫無動心、雖然也、祇暗自傷悼耳、有頃筵宴大開、丁生心緒頗煩、惟入席痛飲、遂至沉醉昏睡、不省人事、成生暗與奴婢說知其意、命扶入洞房、反鎖其門、面出、成生至廳、謂眾客曰、今日親迎、非我自娶、實為代友完婚也、眾客驚問其故、成生將丁岳待丁之情、與丁生自寫離書之事、詳為覆述、眾賓客既豁然、齊聲稱贊、曰、宣觀君所施行、才見真過人、純是一片周道心、岳既嫌婿貧、婿已寫退婚、這雙鸞、已竟兩離分、你果朋友義氣真、看此境

心中不忿，暗央媒妁進岳門。只說是自己求婚，幸岳家。他已應允你心，已竟早安頓，不避嫌，不惜金，能使破鏡重圓，斷絃成琴，成全良緣，無遺恨。丁相公如在夢，不知其音，你真算君子一邊人。做此事，勇敢自任，非善策。他夫婦怎能其枕衾，喜今日事已成就，不怕他再有悔心。異日婿女同進門，道看他老蠢漢面目何存。講此時眾客共相稱贊，皆云義舉。於是重開夜宴，以聽丁生消息。再說丁生業已沉醉，卧在洞房，昏然不知人事。新婦以新郎酒醉，不便料理安息，只得凝妝以待。丁生一覺，直至五更，酒醒，展目一看，只見燈燭輝煌，身卧洞房新牀之上。新婦

侍側心中大驚急起開門門已落鎖大聲喊曰誰來這樣作耍送我臥於新婦洞房乎成生在外專候其情聞聲卽開鎖而入遂使禮曰恭喜恭喜兄已與新婦成婚矣丁生力矢無他成曰不必辨現今廳堂賓客未散皆靜候佳音兄且至前廳弟還有言奉告於是二人同至前廳衆賓客齊賀恭喜丁生猶未明其意只道是賓客作耍取笑於已羞慚滿面似有怒色成生上前卽爲解說宣呼丁兄你不必面帶慚愧且聽我把此情細說端的因與兄平日裏相重義氣心不忍把恁的鴛鴦間離設巧計要與兄成就雙美欲說明又恐怕事有差移弟只得行聘禮代

爲完娶特請兄來到此。聯合佳期。衆賓客都在此。準備送你。願
兄長與賢嫂百歲齊眉。就令是你岳翁。知此情緒。事至此。料得
他不能不依。講又呼丁兄。你想果若是我勢財謀娶。豈能對得
祖宗神明乎。丁生聽得此言。真是如夢初醒。遂使禮拜謝玉成
之德。且言君爲朋友。勞心費財。何以克當。成生日。朋友爲五倫
之一。義氣爲重。這是爲弟應做的事。何足挂齒。遂吩咐人夫。轎
馬笙簫鼓樂。將新婦所賂嫁奩。一並料理停當。與衆賓客同送
丁生。歸第一路上。火爆連天。金聲震地。好不熱鬧。及至丁家。重
爲合巹。再排筵席。新婦此時始知其父嫌貧慕富。另爲婚配。賴

朋友得以周到其事也。心中喜嘆交作。與夫曰：父從前所爲謹
謹瞞隱爲妻絲毫不曉。幸有成賢弟高見。周全圓成。不然縱到
別家。身必盡節。因夫婦同出堂前。拜謝成生。宛轉聯合之德。成
生又說事雖圓成。尙未周到。再煩衆賓客親鄰。同我再往丁兄
令岳家說明此情。庶爲詳密。想亦無大爲難事也。衆客曰：此言
正是。酒席以畢。成生卽約衆客同至沈府。再說成生此舉。早有
人報知沈府。激的他捶胸頓足。曰：我若大年紀。道被成生少年
賣弄了。用盡心機。徒惹鄉鄰一場笑柄。又惱又悔。及聞成生與
衆親友來到。只是不肯出來。強之再三。無奈帶愧而出。成生躬

身一揖言道

宣

尊老翁做此事頗失禮信貧富貴嫌貧窮逼寫

離婚豈不知婚姻事前生註定一女兒豈可以配二夫君怎不
怕道路上惹人談論又不怕默默中得罪鬼神我於中心不平
巧爲安頓代求親代完娶成就婚姻試看我丁仁兄廣大學問
他將來運氣至必跳龍門請老翁把此情仔細思忖祈恕我年
在幼惹你煩心講成生言畢衆客同稱恭喜恭喜今婿將來定
有發達不必耽心沈翁見事已至此其勢不能翻悔成生又仗
義執言理無所逃滿面愧色揖而謝曰老拙年邁做事顛倒惹
諸公見笑既親友如此作合老朽感之不盡豈有異說成生喜

曰既如此，恁兩家之幸也。乃同揖而退。復至丁府，勸丁生勿挾嫌疑，往拜岳丈。既見其岳，自覺羞愧，以好言陪謝。前隙盡釋。從此翁壻往來親密，夫婦亦甚和睦。後來成生與丁生同登黃榜，官皆至一品。成生後定婚宦家，五子皆聰俊。後世豈有不昌之理。沈某以人命事家財耗散，靠其壻以活焉。按成生此舉，不獨豪爽，又且有才以濟之。使丁生夫婦重圓，翁壻如故，快人快事。足令世之嫌貧愛富者心愧。並足令世之視朋友之事，漠不關切者心慚。其獲報也固宜。沈某枉用心機，貽人笑柄，其究也家破財散，皆由居心不良之所致也。

勸盜歸正

漢朝有一仁厚長者、姓陳名實、其家富足、素喜善言、善行、子孫盈庭、家教嚴整、每逢朔望日、率一家男婦列班、聽講善書格言、因果報應、舉家無不聽命、遂致一堂雍睦、遠近讚頌、一夜陳翁燈下看書、忽聽屋樑間有叱咤之聲、翁竊視之、得見一人在上、陳翁明知爲盜、亦不着色、卽大陳燈亮、照耀滿室、遂呼子孫、畢集衆問其故、陳翁說時、纔我於燈下看善書、有一段好格言、真是傳家至寶、吾當今夜爲爾等解說、各自靜聽、衆子孫列班聽講、其盜在樑間、意陳翁不知、欲待逃去、恐露形迹、不如待他講

畢睡去，再作區處。於是陳翁且言且視，高聲說道：「此一段書，是說人治家，要以勤儉爲本，立身要以正心爲本。治家若不勤儉，家業難保長久；立身若不正心，身命必致夭折。然心爲一身之主，如樹之根，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田。凡人平日言語行事，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事來，便都是好事，就是君子這邊的人了；心裏若是存人欲、存私心，雖欲行好事，也是有始無終，便與小人同類了。如樹之根壞則乾枯，蒂壞則果落，故我先教你們第一莫把心田壞了。我又看袁了凡先生作貧富利迷歌，實在說得好，我唸與你們聽。」宣富人富人須知富之因。日

撫心夜撫心。撫心思想那窮鄰。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怎麼那樣的受貧。我怎麼這樣的不貧。豈是天爺不均匀。皆因我修積在前生。今生享的前生福。今世當修來世因。敬天地理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多做好事。使我福祿增。切莫要苦貪財。壞良心。害了自己。又害兒孫。窮人窮人。須知窮之因。日撫心。夜撫心。撫心思想那富鄰。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怎麼那樣的不貧。我怎麼這樣的受貧。豈是天爺不均匀。皆因我造孽在前生。前生折盡今生福。今世當修來世因。敬天地理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多做好事。使我罪惡輕。切莫要因饑寒。喪良心。害了今世。又害來生。

講

陳翁唸畢，又言道：袁了凡此歌方成時，有一痞子在旁說：不喪心弄錢，錢從何來？豈不曾餓死？袁了凡道：你想拙了，試看世間凍死餓死的人，那有一箇誠信正真的人麼？凡凍死餓死的，俱都是那些爲非作歹、居心不良之人。如若真心爲善，焉有不發達的？痞子說：未必一經爲善就要發財麼？了凡道：那有這樣快，必要善念圓足，方有報應。所以世間上每有等回心向善的人，反比從前更加貧苦，人口越不順遂，這是甚麼情由？乃是上天試他向善之心，堅與不堅。如果到那十麼九難之時，終不壞良心，不貪義外之財，不受非禮之物，這善心就圓滿了。到此時

天就降福、或賜金銀、或遇貴人提拔、定然不爽的痞子、又說若到那無聊之時、全不使一點心術、弄錢養活性命、未必看住餓死不成了、凡道情肯餓死、莫壞良心、蓋餓死事小、壞心事大、人生百歲、終有一死、與其壞心而後死、不如正心而早死、死後名留萬古、正是古所謂死之重於泰山者也、有此一死、前生罪惡盡皆折除、來生必轉福地、若因怕死而壞心、騙詭人錢、身雖在世、其心已壞、縱然多活幾年、終不得好死、死後陰法、決不能免、轉世更加貧苦、甚至轉變畜類、償還孽債、只因一時怕死、失却人身、豈不可惜、痞子愧服而去、從此安分、改惡從善、後成好人。

你看了、凡先生這篇話、實在說得至情至理、爾等務要體貼奉
行、安分守己、便是好人、若是違悖天理、干犯名義、便是小人了、
你們若是不信、抬頭來看、樑上君子、他是何等人、眾人仰視、方
知盜賊在上、欲待持棍擒捉、陳翁禁止道、爾等不必驚他、吾特
爲此纔叫你們來的、陳翁叫盜下來、那賊伏樑已久、周身麻木、
欲走又走不得、欲下文恐受害、事在兩難、陳翁又以婉言相告、
賊方惶懼而下、伏地叩頭求饒、陳翁道、你不必驚怕、我不傷你、
遂命坐下、問其里名、姓字、賊以實告、懇乞施恩、陳翁道、只要你
肯改業、吾當爲汝周旋、盜者說時、纔聞公公嘉言、悔恨做事有

差今後願改過自新陳翁大喜遂待以酒食命諸子相陪執瓶
又將作非爲之事高聲言道宣夜深更坐席前一言囑咐好漢
哥漫喫酒細聽明目人生在天地間何在貧富都皆要務正業
莫學匪徒凡一切非爲事毫不可做且說你江湖上看是何如
在江湖日夜裏不尋正路恰似那無籠馬東邊西突場店上當
絡竊如猫捕鼠拐的是本分人銀錢貨物到草坪會了哨兄弟
分股騙了錢製穿戴喝酒喫肉喫不了用不盡那顧父母閉無
事去賭錢又鬧捨物衆盜夥約定期預信做故走那方一股勁
夜聚荒途遇客商有銀錢喊叫站住抽出刀嚇的人魂飛魄出

被搶人他必定投遞縣府見官長把冤情細訴明目那官長聽此情冲冲大怒急當時差壯丁火籤傳出命地保訪查明四面圍住好一似籠山雞有翅難出解進縣見官長豈容你訴傾刻間打脫你腿胫肌肉囚監牢受凍餓喊天叫苦案大的解上省盤明反覆定了罪押法場誰來替汝剛刀响人頭落鮮血湧出無頭鬼見閻君罪更難贖下地獄受盡苦轉生變畜這就是紅上的下梢之處勸好漢快醒悟切莫輕呼曾未聞五才子梁山水滸宋公明江湖上誰不稱呼衆弟兄八百將俱歸正路到後來奉招安同把宋扶又有個畢上基曾當大伍吃紅錢大青膽

忌憚全無。在路途遇一女被他攔住。奪簪環。佔姦淫。甚是狠毒。關帝爺顯威靈。將他拏住。命周將持剛刀。臍腑割出。古今來善惡報。那有錯悞。能改悔。自然有正大程途。此一旦紅上的。固不可做。再講那黑上的。恨心賊徒。白晝間暗處睡。下午看路。天色晚。遇夥計。或三五六。挈口袋。措拘刀。學說鳥語。東一箇。西一箇。賣路而出。狗一叫。主人驚。不敢進步。坐一陣。又往那別處聽計。人睡靜。纔動手。割壁挖土。或偷羊。或牽牛。又或趕豬。富豪家偷銀錢。又偷衣布。貧寒家捉鷄鴨。連鍋頂出。到天明。衆夥計各自分股。也有那遠來賊。隱藏窩屋。可憐那被盜人。喊天叫苦。他諱

聲咒罵你。身坐獄爐。况團練弭盜賊。

聖諭所註。古言道。那有個不犯賊徒。倘若是被告犯。一股擒住。送當官。只打的折筋露骨。坐卡房。受打罵。身不自主。縱然是漏法網。賊名難除。若遇着天蒼滿大限。已註受凍餓。死卡房。牢鈎抓出。有父母和妻子。不能看顧。拋荒野。猪來拖狗來吃骨。這就是做賊的下梢後路。勸好漢。快回頭。另尋良圖。試看那觀音戲。一旦事故。二十四諸天佛。曾爲匪徒。遇菩薩。點化他。同登覺路。朝佛。祖勅封他。永受香燭。還有個林寄生。他把賊做。買毒藥。做九子。甚是狠毒。地方中藥死了。無數家狗。那死狗。見閻君。冤訴明目。

雙善橋記

明朝蜀川一人名朱琦。父早喪。母何氏在堂。家屋貧困。朱琦在外傭工。奉養母親。極其誠敬。後遇天乾。奔馳不住。只得指母在外求食。不上二年。母親又亡。朱琦哭泣至哀。跪討陰地葬埋。白日在外求食。夜晚坟前守孝。如是三年。服滿。欲再去幫人。見他乞討數年。無人顧覓。朱琦暗想。求食也不是正路。如此困苦。何以出頭。遂獨坐路旁。想起自己命鄙。不由長聲痛哭。宣坐路旁。不由我悲聲大放。思想起命運鄙心。內慘傷。自生來並未曾胡爲浪蕩。又未曾壞心術。欺騙鄰鄉。想是我在前生作惡萬狀。罰

今世遭困苦。身受悽涼。自造孽甘自受。豈敢怨上。累父母受饑寒。心內慄傷。貧窮人不能夠。掌前孝養親。既破。又無有些須封光。受父母劬勞。恩不堪回想。我枉自在世間。爲人一場。服已滿。再乞討。豈爲正向。欲傭工。又無人。請我幫忙。人在世。無正業。有何盼望。終無個出頭期。空自悲傷。若有人指點我。身歸正向。每晨起。念彌陀。朝夕焚香。講朱琦正在傷情。忽來一位白髮老翁。問道。你在此痛哭。所爲何事。朱琦說。想我命鄙落於乞丐之中。幫人。又無人。竟自料難以出頭。因此啼哭。老翁道。何患不能出頭。當日石音夫也是求食。後來還成了仙呢。朱琦說。既在求食。

何以成仙。老翁說：因他肯行善事。朱琦又問：那些善事？老翁說：行的善事也多。單講他結緣一事。無晴無雨，不怨乎天。久晴久雨，不怨乎天。衣食不足，不怨乎天。謀事不遂，不怨乎天。此為結天緣。山高水遠，不怨乎地。溝渠江隔，不怨乎地。不毛寡產，不怨乎地。物不遂性，不怨乎地。此為結地緣。他富我貧，不怨乎人。他貴我賤，不怨乎人。他強我弱，不怨乎人。他伸我屈，不怨乎人。此為結人緣。尔能結此三緣，效石晉夫之行為。縫下三個口袋。左掛一個，內放黃豆。右掛一個，內放黑豆。一空袋掛在胸堂。若起一点不好心，作一点不好的事，即取右袋黑豆一粒，投入中袋。

記遇。若作一点好事。起一点好念。即取左邊黃豆一粒。投入中袋。記功。滿一百日。取出中袋內。二色豆驗看。功多過多。你能如此行為。自有出頭之日。老翁說畢。忽然不見。朱琦知是神人指教。自此以後。依樣行功。遇格。又製蓮花詞。勸世人。沿門勸化。行習數年。功人亦多。又說。同縣有一個王負外。其家富豪。好尚奢華。衣服飲食。妻妾奴僕。無所不備。平生不做好事。一日。朱琦來至門首。開口唱道。宣自從盤古分天地。歷代帝王掌社稷。勝敗興衰循環理。富貴貧賤不轉移。幾句良言勸諭你。人生還須把福惜。房屋不必高大起。雕梁畫棟有何益。但求可以遮風雨。

容膝且容膝。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屋的。露處沙眠好。慘悽茅屋
清閑多樂意。勝似高樓大廈樓。田園不必阡陌備。三十河東四
十西。但得數畝衣食計。辛苦做承辛苦吃。君不見世間還有無
田的。弄碗飯吃費心力。自古家小少淘氣。財多累已不安逸。衣
服只求遮身體。何須綾羅與緞疋。一冷一熱過得去。不豐不儉
爲第一。君不見世間還有無衣的。赤身露體失禮儀。破爛補綴
勤漿洗。勝似富貴輕裘衣。飲食不能肥身體。休把珍瑤百味題。
但下三寸喉管去。縱有美味也無益。君不見世間還有無糧的。
一日三餐忍受饑。粗茶淡飯長久計。勝似嘉穀肥甘集。妻妾前

生註定的。休把顏容論高低。裙布荆釵德可取。搽脂抹粉多失儀。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妻的。獨宿單眠受孤憤。賢叔多在醜陋女。勝似紅顏薄命妻。養兒不盡登科第。天地生人有賢愚。或是耕田或學藝。只要勤儉把家積。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兒的。一身孤獨絕後裔。但得孝順體親意。勝似爲官着朝衣。一段勸文雖淺鄙。依樣效法莫姑息。爲人休貪名合利。醒來且聽五更雞。清閒自在樂無比。勝似蓬萊第一枝。講朱琦唱畢。員外聽得有味。出來問了姓名。又見身掛三箇口袋。忙問何用。朱琦將記功記過細說一遍。員外說你乃是箇善人。可惜在求食。我這槽門外

有空房一間。留你在此居住。可否。朱琦道。承員外厚意。但住此無吃費。員外說。你與我看柴山。每年搗幾石穀你吃。無事打些草鞋賣。以包用費。朱琦聽說。倒身下拜。遂與此處安身。每日勤習功過。勸員外力行善事。員外亦多應允。朱琦又與衣食之間。事事減省。如此數年。漸漸有些餘積。又說門前有一河溝。約有四五丈寬。是一石灘。又當大路。每逢水發。人多難過。朱琦常去措人過河。如此十年。不懈其志。一日想道。我在時。不妨行此方便。設我死後。誰來效法。我行卽然也。非長久之計。想我如今有錢一百串。不如商量員外。修坐石橋。以便行人來往。主意已定。

遂對員外說明。員外道：你辛苦積下錢財，概拏修橋。後來如何？
下台。朱琦說：我又漫漫再積。員外道：諒此橋一百串錢也修不
起。你如此窮困，都能捨得。難道我萬貫家財，就捨不得麼？讓你
成頭興工，待錢不夠時，我來完功。朱琦滿心歡喜，急請石匠同
去開山。朱琦站在一旁看打石頭，不料石渣飛來，將一雙眼睛
打瞎。員外急命人牽回家來，用藥調治，竟不能愈。員外想道：朱
琦平生做好事，反受惡報。此事令人難明。及石頭打齊，看就日
期下脚。臨期石匠要會首同來敬神動土。員外只得將朱琦牽
到河邊，一同敬神拜土。方纔下脚，二人抬來一石，至朱琦面前。

忽然繩斷石落。將朱琦雙腳打壞。衆人急忙救起。抬回家來。兩箇時候。方纔甦醒。員外又請符師接骨。月餘不能得痊。朱琦想其生平無甚大惡。爲何遭此惡報。害得我眼不能視。腳不能行。朝夕坐在牀上。如何下台。想之無路。不由大哭。宣哭聲天來氣

壞我哭聲地來。淚滂沱。天地生人有結果。偏我微軀受折磨。莫非前生有大過。莫非今生作了惡。平生做事也未錯。受此慘報。卻爲何。父母當年生下我。一生貧苦受淡泊。沿門告化曾做過。奉養母親孝不薄。後來母死習功過。逢人勸化把福作。員外憐惜收住我衣食。二字畧過活。每見河邊人難過。捐人渡水十年。

多心想一死誰替我纔與員外來商確百串銅錢出功果願拏
修橋在江河員外聽之喜歡我幫助銀錢來煞攔誰料開山有
大禍石渣打瞎雙眼窩復將雙足又打跛這回報應太凶惡如
今終在牀上坐受盡辛苦與磋磨白日夜晚一般過屎尿都在
牀上疴幾次疼得心難過死不死來活不活員外請人服事我
恩德厚重如山河在生不能報答過死後一一訴閻羅這陣哭
得咽喉破越思越想淚如梭爲善反來遭大禍其中道理難忖
度怕的後人來比我不肯爲善把福作講不言朱瑞受苦又言
修橋一事自六月興工不覺又是八月二十功已告竣商量日

期。蹂躪忽有一人說總督胡大人奉旨巡察各府州縣二十四日。要過此經。員外道如此甚好。二十四貴人臨境。這箇機會。甚是難遇。就於是日。遍請鄉間紳耆同來。蹂躪及期。紳耆問其躪名。員外說還未取名。紳耆說躪是你與朱琦兩人所修。取名雙善。紳耆又說此事是朱琦承首。如今雖然殘廢。也要他同來。蹂躪員外聽說有理。用轎抬來。朱琦在前。員外與眾紳耆在後。一路笙簫鼓樂。甚是熱鬧。行至躪中。忽然一箇仁雷。將朱琦拖出轎來。擊死。躪中睡起。眾人駭得慌忙無措。不知何故。又想大人傾刻過來。急將屍骸移開。於是眾紳耆跪地。替朱琦悔過。及

命人去抬。猶如生根一般。衆人想道：扯他不動，如何是好？若是大人來到，見此不祥之事，咱們都要傷險。不如命人前去稟明大人，莫走此路方可。遂請兩位紳耆前去稟明大人。大人將情由細問一遍，乃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自古皆然。那有爲善反被雷打，我要到彼一看。於是來至礮頭，下轎一看，果是被雷打死，遂嘆了幾口氣，手提硃筆，將朱琦左手扯開，寫了七箇字，云爲惡好爲善不好，寫畢吩咐抬去埋了。遂一扯便起，移下礮來。大人過礮，又說些好話而去。員外買副棺木，把朱琦安埋。自後，人人心中不平，都說善不可爲，但恐仿此，一人傳十，十人傳百。

百一郡之中。現做好事。的皆已隨志。又說皇上得一太子。三日後。滿朝文武。齊來慶賀。參拜畢。皇上問道。衆位愛卿在此。朕有一事。不能明白。天下事。到底是爲善好。可是爲惡好。衆大臣齊聲奏道。自古及今。如桀紂之暴。董卓曹操之奸。爲惡終受惡報。看來。還是如湯武之仁。伊尹太公之忠。皆得善報。皇上說道。衆卿所奏。固然。但不合朕心。言畢。退朝。衆臣帶愧而出。又說胡大人回朝見主。皇上又問胡愛卿在外巡察。必知風俗人情。天下事。是爲善好。是爲惡好。胡大人奏道。天下事。只有爲善好。依臣愚見。不然。皇上說恁見。大人將宋琦始終情由。及左手寫字。

俱奏上。皇上說所寫甚字。大人說寫爲惡好。爲善不好。皇上說
狀生一太子。左手就有此字。大人請看。果然用手一抹。字遂落
奏口。臣此時有悟了。太子乃朱琦轉生。想他前生有大罪。應遭
瞎眼斷脚雷打。因他功行浩大。三劫作一世報了。消盡夙孽。卽
轉生貴地。看來爲善大有報應。今爲此事。彼處人民皆說。善不
可爲。阻了善心。願我主將此事。曉諭彼處。使人民皆知。爲善大
有報應。人人勇力。於是皇上將生太子事。曉諭民間。又加封員
外品級。獎勸善人。諭後家人。始免狐疑。依此看來。爲善而得惡
報者。大都類此。凡我同人。慎勿半途而廢。焉則幸甚。

忽一夜林寄生又行此路見惡狗齊來咬登時嗚呼看將來非
爲事實不可做苦勸你痛心改另找門途講此時酒已半酣夜
至三更陳翁說的口乾舌燥賊人早已觸動天良跪地感謝指
教之恩陳翁命他盟誓遂賜銅錢兩串棉布二疋令速改業賊
人愧謝而去自此改邪歸正徙居異鄉安分守己後成巨富富陳
翁盛德可嘉享壽九十九歲善終子孫科甲不絕